

《切韻》研究的分期及其特點

龍莊偉

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

《切韻》經隋代著名學者劉臻、顏之推、盧思道、李若、蕭該、辛德源、薛道衡、魏彥淵以及陸爽等人討論綱紀，陸法言取諸家音韻、古今字書作為參考，於隋高祖仁壽元年(601)編纂成書。毫無疑問，《切韻》是集六朝韻書大成的著作，代表那個時代的最高水準。它是中國韻書史上劃時代的產物，是漢語音韻學的奠基作。

《切韻》問世後的一千四百年來，眾多的學者對它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，不同時期的研究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。檢討這些成果，分析其特點，對於進一步深入研究《切韻》是大有裨益的。

第一個研究時期是刊謬補缺時期。

《切韻》成書，為詩文用韻提供了一個精細的標準。隋唐之際，「時俗共重，以為典規」(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序》)。但《切韻》原本，收字不多，且常用字不加注釋。這種韻字不多、訓釋不詳的韻書在使用中有諸多不便，於是，從唐初開始，不斷地有人增修《切韻》。對《切韻》進行刊謬補缺就是初期的《切韻》研究工作。

最早是長孫訥言以《說文》訂補《切韻》，其書成於唐高宗儀鳳二年(677)。長孫書所增韻字大都出自《說文》，對《切韻》義訓與《說文》有異的，也據《說文》增加按語。其後王仁昫作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，書成於唐中宗神龍二年(706)，明確提出「刊謬者，謂刊正訛謬；補缺者，謂加字及訓」，對原書沒有訓解的一律補加訓解。再後，裴務齊、孫愐等人的增修本陸續問世。

周祖謨編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上、下冊，收現存的唐、五代寫本、刻本韻書三十種，把體例、性質、內容相近的歸為一類，共得七類：

- (1) 陸法言《切韻》傳寫本
- (2) 箋注本《切韻》
- (3) 增訓加字本《切韻》
- (4) 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
- (5) 裴務齊正字本《刊謬補缺切韻》

(6)《唐韻》寫本

(7)五代本韻書

這七類三十種韻書中，儘管有些年代無考，撰人不詳，但據其體例、內容，可以肯定都是《切韻》一系的韻書，大都是《切韻》的增修本。

宋大中祥符元年(1008)，陳彭年、邱雍等奉詔編修《大宋重修廣韻》，可以算作是對《切韻》刊謬補缺工作的總結，《廣韻》代表著《切韻》增修本的最高水平。

對《切韻》的刊謬補缺工作，作為《切韻》研究的第一階段，其顯著特點是，對《切韻》的研究工作和《切韻》本身的完善工作。這二者之間還沒有清楚地劃分開來，研究活動和研究對象這對主客體之間還缺乏分化。雖然這時已有李涪的《刊誤·切韻》，蘇鶚《演義》中也有關於《切韻》性質的探討，但他們的出發點還是「刊誤」，《切韻》研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。

二

漢語的語音系統包括聲母系統、韻母系統、聲調系統等三個子系統。韻書按韻編排漢字，其聲母系統散亂無序，從韻書中要了解 and 掌握該韻書的語音系統是極其困難的。

密教的流行，形成了研究悉曇(Siddham)的熱潮。人們在熟悉悉曇之後，就借鑒梵文這種分析字音的方法來分析漢語的音節，並進一步用這種方法來分析當時通行的整部韻書。於是，出現了專門闡釋韻書音系的圖表——等韻圖。

韻圖以韻為經，以聲為緯，用圖表的形式展現韻書音系的聲、韻、調配合關係，整部韻書所反映的音系化成一個個圖表平面直觀地展示出來，一個韻能和哪些聲拚合一目瞭然。韻圖是對《切韻》系韻書整體研究的一項碩果。

現存韻圖最早的是《韻鏡》和《七音略》。《韻鏡》卷首有宋張麟之紹興辛巳年(1161)的識語和嘉泰三年(1203)的序，其撰人及撰作年代尚無定說。有人認為它作於唐代，有人認為它作於宋初。我們認為《韻鏡》是相當成熟的韻圖，一定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階段，其雛形在唐代已經建立。這至少有兩點證據：一是其聲母系統採用五音清濁相配的方式來表現，說明它出現時字母尚未出現。敦煌石室所出的《守溫韻學殘卷》(伯2012)和《歸三十字母例》(斯0512)等是現在能見到的有關字母的最早的材料，學術界認定這些材料屬晚唐以後的東西，《韻鏡》的雛形應早於此；二是《韻鏡》韻目排列順序，置蒸登於末尾，《切韻》和唐、五代韻書，蒸登兩韻都是在鹽添之後。《韻鏡》的這種排列，應該反映的是它所依據的韻書的面貌。

刊於宋紹興三十二年(1162)的《七音略》基本同於《韻鏡》，也是在成型於唐代的原本基礎上，根據《廣韻》再修訂的，只不過它採用了三十六字母來表現其聲母系統。

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等這些整體分析《切韻》音系的韻圖，其價值主要在於：

- (1) 第一次分析出《切韻》音系的聲母系統，
- (2) 理清了《切韻》(《廣韻》)韻目四聲相承的關係，
- (3) 直觀地顯示出《切韻》音系的聲韻配合規律。

唐宋時代，韻圖只為整體研究《切韻》音系服務。元明清時期，韻圖除了用來整體分析韻書音系外，還用來分析活的口語音系和上古韻文語音系統，從整體分析韻書音系的韻圖中發展出一個新的分支——等韻學。

從唐代末葉起，《切韻》研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。這個時期的研究，主要是以韻圖的形式整體反映《切韻》音系的聲韻配合規律。韻圖的編製，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了聲母類別、韻母類別問題，但當時並未把音類問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來分析。整體研究時期的突出成果，是離析出漢語聲母系統。

《韻鏡》用發音部位(五音)配合發音方法(清濁)來區別聲母，《七音略》用三十六字母來代表聲母。各個韻圖由於編者所處的時代不同、各人的水準不同、所用的方法不同等種種差異，因而對聲母系統有種種不同的結論。如《韻鏡》作者按其標準認為東韻的東、中兩紐聲母是同類的，都屬「舌音清」，但不同值，由於與之拼合的韻母不同，它們呈現出兩種色彩。因此《韻鏡》作者把東、中列在舌音清聲母的不同等列中。《七音略》的作者卻認為東屬端母，中屬知母。《切韻》音系的聲母，《韻鏡》分為二十三類，《七音略》分為三十六母，單從聲母類別的數量我們不能評判其優劣，要在標準和方法上分析比較，才能研究出何種系統更接近《切韻》音系。

三

清代的學者在明陳第古音理論的指導下，繼承宋儒的作法，從考察《詩經》等先秦韻文韻腳字入手，把互相押韻的韻腳字系聯成韻部，研究上古音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清末的陳澧把這種客觀歸納的方法成功地運用於研究《切韻》系統韻書，著成《切韻考》一書，開創了《切韻》音系音類研究的新紀元。

韻圖在整體分析韻書音系時已經接觸到音類問題。《韻鏡》所列的「五音」、「清濁」等類別當是現今可以肯定的最早分析《切韻》音系聲類的成果。然而韻圖著眼於整體分析韻書音系，對音類的分析是朦朧的、不自覺的，其標準籠統，其方法也粗疏。即便是《七音略》裏的三十六字母，仍然不能說是精確地反映了《切韻》音系的聲類。同一韻字的聲母在《七音略》中的歸屬常出現齟齬，如所謂的類隔情況。

陳澧在《切韻考》中發明了「反切系聯法」，認為凡切語上字或下字同用、互用、遞用者必同類，這是正例，是通則。對不能按正例系聯的變例，聲類則運用一字兩音的互注切語來系聯，韻類則按照四聲相承的關係來處理。陳澧運用反切系聯法研究《切韻》音系，得出其聲類四十，韻類三百十一。

陳澧之後，黃侃、張煊、羅常培、高本漢、白滌洲、黃淬伯、曾連乾、陸志韋、

周祖謨、李榮、王力、周法高、邵榮芬等學者均採用此法研究《切韻》音類，但結論卻不完全一致。這裏有客觀、主觀兩方面的因素。從客觀材料說，不管是《切韻》還是《廣韻》，都是集前代韻書大成之作，加上反切用字的隨意性，使韻書的反切用字情況變得相當複雜。一些本屬同類的反切上字因各自互用而無法系聯，也有因個別切語用字而使不同類的反切上字或下字系聯在一起。從主觀方面看，各位學者都在系聯法的基礎上加進了自己的一些意見，如陳澧對待又切的態度、白滌洲的統計法、曾運乾的審音法、陸志韋的數理方法等等。這樣，羅常培充分運用又切，把凡是能用又切聯系起來的都併為一類，得出《切韻》音系是二十八聲類。曾運乾、陸志韋把能分開的盡量分開，認為《切韻》音系有五十一聲類。

各家對《切韻》音系聲母系統的分析結果，有的叫類，有的叫紐，有的叫聲母，有的叫聲紐，也有的叫聲母類別，名稱不一，其內容也不完全一樣。陳澧的四十聲類是四十個聲母；陸志韋的五十一紐，只有三十五個聲母；周祖謨的五十一類，實際是三十六個聲母。我們不能籠統地說聲類就是聲母，有的學者的聲類是一個音位，有的卻只是一個條件變體，必須加以區別。

韻類的研究，自陳澧以後進展不大。各家韻類分析的結果，分歧主要在支脂宵真諄仙侵鹽祭等韻的分類上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重紐」問題。除開重紐這個問題，各家韻類分析的結果，遠不像聲類分析那樣雜說紛陳。這主要是因為《切韻》作為韻書已經對韻類進行過整理排比；而聲類問題，韻書的編纂者並未進行系統的整理。韻書反映出來的聲母系統是無序狀態，韻母系統是有序狀態。

四

由於沒有理想的標音工具，《切韻》的音值研究到十九世紀時還是塊空白。十九世紀起，一些西洋學者開始用西洋的標音符號研究中國古音。馬士曼 (Marshman) 的《論漢語的文字與聲音》首先指出梵文字母和中國傳統字母的類似；艾約瑟 (Joseph Edkins) 證明中國古音裏有濁塞音聲母和韻尾；商克 (S. H. Schaank) 介紹了聲母 j 化的觀點；伯希和 (P. Pelliot) 構擬過一個擬測系統；馬伯樂 (Maspero) 的《安南語音史研究》也有音值方面的內容。這些學者的研究，是對韻書語音系統進行音值研究的濫觴。而真正在《切韻》音系的音值研究上，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比較語言學方法開一代學風的，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(B. Karlgren)。

二十世紀初的《切韻》研究、音類研究已經基本成型，但中國學者缺乏語言研究的科學理論和語言描寫的有效工具，無法解決《切韻》音系的音值擬測問題。西方的漢學家雖然掌握比較科學的方法，卻又未能充分利用中國傳統音韻研究的成果，他們從個別材料中得出的零星結論往往缺乏系統性。高本漢把中國的材料——傳統的研究成果和田野調查的方言，同西方語言學的理論方法結合起來，開始進行系統的《切韻》音系

音值研究。

高本漢進行《廣韻》音系(《切韻》音系)音值研究的基礎是《切韻》音類研究，他參考了陳澧的《切韻考》和宋元韻圖得到一個音類系統，再運用三十三種方言資料(其中二十四種是他自己在山西和西北地區調查得到的)，按歷史比較法的原則構擬出《廣韻》音系的音值。

高本漢的研究是開創性的，難免有若干不足。早在1920年，馬伯樂就對高本漢的音值系統提出過批評。七十多年來，整個漢語音韻學界對高本漢音值系統的舌上音音值問題、重韻問題、喻化問題、全濁聲母的送氣問題、重紐問題、唇音的開合口問題、合口介音問題、純四等韻有無i介音的問題、魚虞的音值問題、切韻音系的性質問題等展開過討論，或贊成，或反對，或修正，各抒己見，不少學者還提出自己的音值系統。整個二十世紀，音值研究的成果珠玉紛陳。但從總體上說，高本漢的古音構擬原則和方法以及他的音值系統格局，基本上被絕大多數人接受了。我們甚至可以認為，《切韻》的音值研究時期就是高本漢時期。

五

我們將一千四百年的《切韻》研究歷史粗略分為刊謬補缺、整體研究、音類研究、音值研究等四個時期。這只是一個大略的分期，各時期只有個大致的時間界限，而且各時期的研究活動也有交錯。在音類研究時期，仍然有人運用韻圖作為研究的手段，音值研究也不可避免地關涉到音類問題。在今天，我們仍然對《切韻》的謬誤、缺漏等問題有濃厚的興趣。不過現在的刊謬補缺工作已經與韻書本身的完善工作分開了，它們已經成為真正的《切韻》研究活動。